

蘇聯文藝

16

ЛИТЕРАТУРА И ИСКУССТВО СССР

蘇 聯 文 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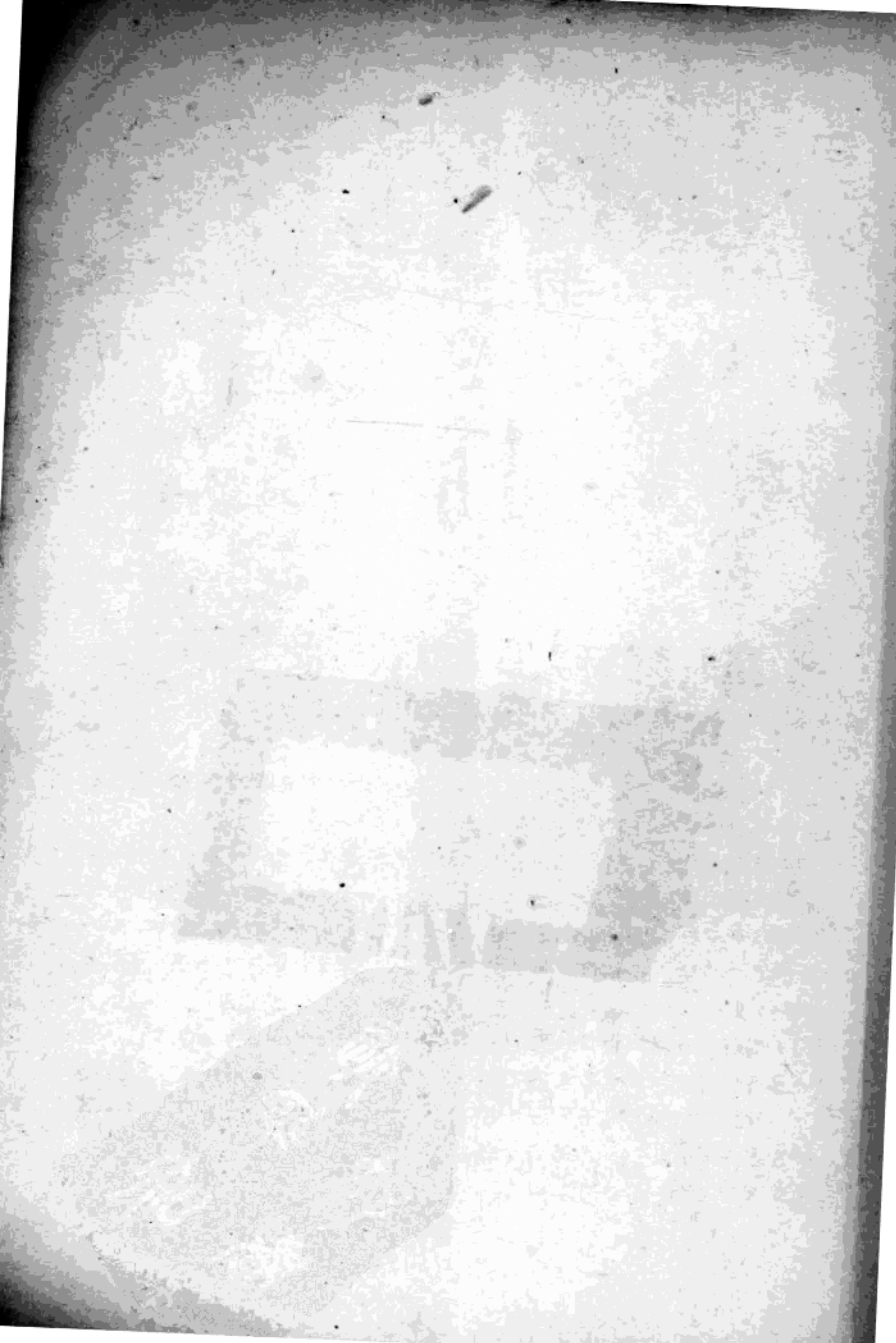
16

Литература и Искусство СССР

上海蘇商時代書報出版社出版

ЭПОХА 1945

ШАНХАЙ



小說

西蒙諾夫
(Н. Симонов)



日日夜夜 (ДНИ И НОЧИ)

紀念爲史大林格勒犧牲者

—

一個疲憊無力的婦人倚着小屋的粘土牆坐着，用疲倦得低微的聲音講述史大林格勒是怎樣燒燬的。

天氣乾燥而多塵。微風把黃沙吹得在腳底下打轉轉。那女人的腳赤着並且被燒傷了，當她說話的時候，她便用手將溫暖的灰塵聚攏到發燙的腳底下，好像試試用這個方法來減輕疼痛。薩布洛夫（Сабулов）瞥視了一下自己的滿佈塵土的沉重的皮靴，不由得後退了半步。他非常魁梧，雖然他的肩膀很寬厚，可是看起來總覺來他是太高了，他底巨大的，圓肩的，微微彎背的體格，簡單而嚴峻的，幾乎是嚴厲的面貌，有一種神氣隱隱約約地令人想起青年時代的高爾基來。

他默默無言地站着聆聽那婦人，一面向她頭上的那邊注視着，一輛列車就在草原盡頭的小屋旁邊卸荷。

草原後有一帶白色的鹽湖在日光下閃耀着，這一切看來好像世界的

盡頭。現在，在九月裏，這裏是離史大林格勒最後的並且是最近的一個火車站。再往前去到伏爾加河岸須要步行。這個小城因鹽湖而得名爲愛爾吞（Эльтон）。

薩布洛夫不由自主地回憶起還是在學校時代記牢的『愛爾吞』和『巴斯孔却克』（Баскунчак）兩個名字。從前這不過是學校的地理課程。而現在它，這個愛爾吞就在這裏：矮矮的小屋，塵埃，偏僻的鐵路支線。

那婦人老是不住地講着自己的不幸，雖然她的話是聽慣了的，可是薩布洛夫聽了它却突然悲傷地心痛起來。從前他們從一座城退到一座城，從哈科夫（Харьков）到華露依基（Валуйки），從華露依基到羅斯索盧（Россошь），從羅斯索盧到保戈却爾（Богучар），婦女們也同樣地哭泣，他也同樣地懷着慚愧和疲乏交織的感覺聆聽着她們。可是這裏是伏爾加左岸的一片赤裸裸的草原，是世界的盡頭，而在這婦人的言語中含有的已經不是譴責，而是絕望，沿着這個草原再往前已經無處可去了，在這草原上好幾里內沒有城市，也沒有河流——什麼都沒有了。

『把我們趕到什麼地方來了啊？……』他不由自主地低語道，最後一晝夜，他從火車的暖室裏悵望草原時的所有的全部無意識的悲哀也都被抑壓在這句話裏。

這一分鐘裏他非常難受，不過一想起了現在將他和邊境之間阻隔的可怖的距離，他不想到他是怎樣到這裏來的而正是想到他要怎樣回去。在他的不愉快的思想中有一種俄羅斯人天生的特別的固執，這種固執不許他，也不許他的同志們在全部戰爭期中有一次容許過沒有這個『回來』的可能。

可是無論如何再這樣下去是不可能的了。此刻在愛爾吞他突然感覺這裏正是橫着那個不能越過的界限。

他看了一眼忽放下火車的兵士們，他希望儘可能地趕快沿着這個灰塵的道路抵達伏爾加，等到一渡過河後，他便要立刻感到不能回來了，回來的渡口將要沒有了，他個人的命運祇有在彼岸和城市的命運同時決定。如果德國人佔領了這個城市，那意思說他一定要死了，如果他不讓

他們做到這一點，那末，或許他可以活下去。

可是坐在他腳旁的那個婦人仍舊在講史大林格勒，叫出一條條被炸壞的和燒燬的街道。薩布洛夫所不熟習的那些名稱對她也是充滿了特別的意味。她知道此刻被燒燬的那些房屋是什麼時候建築的和築在什麼地方；此刻鋸下來做障塞物的那些樹木是什麼時候種的和種在什麼地方；她惋惜這一切，好像她不是講到一座大城市，而是講她的家，她非常痛心她在那裏喪失了犧牲了她私人的熟習的東西的家。

但是恰巧她關於自己的家一點都不提到，薩布洛夫一面聽着她，一面想在整個戰爭中他所遇到的惋惜自己的失去的財產的人實在是多麼少啊。戰爭愈往下進行，人們愈少回憶到自己丟掉的家，愈常常地固執地祇回憶到各個被放棄的城市。他們覺得祇有共同的損失和共同的不幸是值得流淚的。顯而易見地，這個婦人也是如此。她用手帕角拭去眼淚，用長久的詢問的注視環視了所有聆聽她的人便若有所思地確信地說道：『要化多少錢，多少勞作啊！』

『為什麼要勞作呢？』一個人沒有馬上明白她的話的意思，問道。

『回來建築一切，』那婦人簡單地說。

薩布洛夫問她自身的事。她說她的兩個兒子早已在前線上，一個已經被打死了，丈夫和女兒大約是留在史大林格勒。轟炸和火災開始時，她是一個人，所以直到目前關於他們的消息一點都不知道，就像他們關於她也是一點都不知道一樣。

『您是往史大林格勒去嗎？』她問。

『是的，』薩布洛夫說，在這裏面他並不覺得有什麼軍事祕密，如果不是爲了要往史大林格勒去，那末軍用列車為什麼此刻還會在這個上帝遺忘了的愛爾吞卸兵呢？

『我們姓克里明珂（Клименко）。丈夫是伊凡·華西里維奇·克里明珂（Иван Васильевич Клименко），女兒叫安尼亞（Аня）。您在那裏或者會遇到的，』那婦人懷着微弱的希望說。

『或許，會遇到的，』薩布洛夫習慣地回答着，他想真的他或許會由於一個奇異的偶然機緣而遇到他們的，這種在種種情形之下看來是不可能的機緣在戰爭期中是這樣常常地發生的。

「如果遇見他們對他們說什麼呢？」

「就說我活着。」

薩布洛夫懂得，許多在明天後天，一個月以後經過愛爾吞的人也會像他今天一樣在自己的記憶中將克里明珂這個姓，和這句簡單的話——「就說我活着」帶往史大林格勒去，這句話在承平時大會覺得它是太吝嗇了的，而在戰爭時代是那樣常常地遇着，並且實際上幾乎是需要和能夠說到關於一個人的一切了。

一營兵卸完了。薩布洛夫告別了那婦人，從爲戰鬥員們放在街上的桶裏喝了一杓水，（那就是做了他實在爲什麼到這裏來的那件事），便向鐵路路面走去。

戰鬥員們坐在枕木上，脫了靴子，把綳腿布捲得緊些，有些戰鬥員們省下了早上發的口糧，在嚼麵包和乾臘腸。在營裏習慣地傳過了真正的，兵士的謠言，說在卸清以後立刻就要行軍，所以大家都趕着結束自己未做完的事情。一些人在吃東西，另一些人在補破了的軍裝，還有一些人在抽煙。

薩布洛夫沿車站的路綫走過。巴伯欽柯（Бабченко）團長所乘的那輛列車應該馬上就到了。可是到現在還留下一個未曾決定的問題：薩布洛夫的一營人不等其餘各營的人來到便開始向史大林格勒進行呢，還是過了夜整團在早晨便立刻一同移動呢？

薩布洛夫沿鐵路走着，一面在觀察後天要和他一同去參加戰事的人們。

有許多人他認識他們的臉和姓名。這是些『伏洛聶士』（Воронеж）人——他心裏是這樣稱呼那些人的，他們從『伏洛聶士』城下之役起，後來又在後方補充了師團，照從前一樣地留在師團裏，直到此刻都和他在一塊。他們中每一個都是彌足珍貴的，因爲你可以命令他們而不必解釋多餘的細節。他們知道從飛機上落下來的炸彈的黑滴筆直向他們飛來後便應該躺下來，也知道炸彈落在較遠的地方時便可以安穩地觀察它們的飛行。

他們知道在迫擊砲的砲火下往前爬行絲毫不比躺在原處危險。他們知道坦克壓死的人大多正是逃避它們的人，知道從二百公尺外射擊的德

圖自動槍手永遠是打算恐嚇的成分比殺人的成分多。總而言之，他們知道那一切簡單的，但是救命的兵士的真理，這種知識給他們一種信念，知道並不是那麼容易就可以把他們殺死的。

這樣的兵士在他營中有三分之一的數目。其餘的是要第一次看見戰爭的。一個年紀不青的紅軍戰鬥員站在一節車廂旁邊保護着還沒有裝在運貨車上的軍用品，他以自己的近衛軍的姿勢，濃密的像鬚鬚一般突出在南面的赤色鬚鬚遠遠地吸引了薩布洛夫的注意。在薩布洛夫走到他面前的時候，他迅速地按照上等兵的樣子舉起槍來，立正了，用直視的，不霎眼的注視繼續注視着上尉的臉。

在他站立的樣子，縛了腰帶的樣子和握槍的樣子上可以感到那種兵士的老練，那種老練是祇有從多年的服務中纔能得到的。幾乎能够記得在伏洛聶士城下起一直到改編師團都和他在一起的全部兵士的面孔的薩布洛夫，竟想不起這個紅軍戰鬥員來。顯然地，他是一個新人。

「你姓什麼？」薩布洛夫問。

「考紐考夫（Конюков），」那紅軍戰鬥員響亮地口齒清楚地說了，重又將凝視停留在上尉的臉上。

「參加過戰鬥嗎？」

「正是。」

「在那裏？」

「在霹靂梅盧爾（Перемышль）。」

「原來如此，那是說你們是從霹靂梅盧爾撤退的嗎？」

「不是，我們是進攻到那裏的。」

薩布洛夫驚奇地看了他一眼。

「什麼時候，去年嗎？」

「不是。在一九一六年。」

「原來是這樣一回事。」

薩布洛夫注意地望着考紐考夫，在他臉上搜尋由於他們談話中的誤解所引起的微笑。可是考紐考夫的臉是嚴肅的，近乎是莊嚴的。

「在這次戰爭中你早就在軍隊裏了嗎？」薩布洛夫問。

「不，是第一月。」

薩布洛夫再一次滿意地將視線投到考紐考夫的骨幹均稱的體格上便往前去了。

在最後一節車廂旁邊他遇到他的營參謀長，瑪斯連尼考夫（Ма-сленников）少尉，在指揮着卸兵。

瑪斯連尼考夫向他報告再過五分鐘就要卸完了，他又看了看自己的方形手錶說：

『上尉中校，許我和你對一對嗎？』

薩布洛夫默默地從口袋裏把自己的，拴在皮帶的別針上的錶摸出來。

瑪斯連尼考夫的錶慢了五分鐘。他懷疑地看了一下薩布洛夫的又舊，玻璃又有裂縫的銀錶。

薩布洛夫微笑了。

『沒有關係，撥準吧。第一，這錶還是父親的，是布連（Бые）牌，第二呢，要養成一種習慣在戰爭中長官的時間總是準確的。』

瑪斯連尼考夫將兩隻錶再看了一次，便把自己的撥準了，舉手行了一個軍禮，請准許他自由。

在列車的旅行中，他被指定為指揮，這次卸兵是瑪斯連尼考夫的第一件前綫的任務。他感覺在這裏，在愛爾吞已經有些嗅得着瀕近前綫的氣味。他激動着，渴望着戰爭，像他所覺得的，他慚愧很久沒有參加戰爭。

所以薩布洛夫今天所委託他的一切，他都以特別的準確和精細執行着。

『好，好，您走吧，』薩布洛夫沉默了一會說。

薩布洛夫注視着這紅潤的，生氣勃勃的孩子的臉，驚恐地想像着再過一星期，當那譁骯、倦人、毫無憐憫的戰壕生活要用自己的重荷第一次臨到瑪斯連尼考夫身上時，這張臉要變成什麼樣子。

小小的火車頭吐着蒸氣，將等待了好久的第二輛列車曳進待避綫。

團長巴伯欽柯中校像素常一般急忙地從還在駛行的旅客列車的腳踏板上跳了下來。在跳躍的時候滑了腳，他便懷着慣常的精力咒罵着，跛行到趕緊迎接他的薩布洛夫面前。

「卸得怎麼樣了？」他皺着眉頭，並不看着薩布洛夫的臉問道。

「完了。」

巴伯欽柯向四面看了一下。卸兵實在卸完了。可是巴伯欽柯認為在和部下作各種談話的時候，保持那副陰鬱的神氣和嚴厲的語氣是他底義務，它們此刻要求他來非難一番以維持自己的威信。

「您在做什麼？」他接下去又問。

「等待您的吩咐。」

「要是讓他們先吃了總比等待着好。」

「如果我們馬上就出發的話，我決定在第一次休憩時給他們吃，如果我們要在這裏過夜，我決定再過一點鐘在這裏給他們熱的東西吃，」薩布洛夫不慌不忙地，照着習慣把一個個字拉長了，懷着那種安詳的邏輯回答說，這是永遠匆忙的巴伯欽柯所特別不喜歡的。

中校沉默了一會。

「吩咐現在就吃嗎？」薩布洛夫問。

「不，到休憩的地方再吃。你們先走，不必等其餘的人了。吩咐整隊。」

薩布洛夫將瑪斯連尼考夫喚來命令他去整隊。

巴伯欽柯陰鬱地不作聲。他一向什麼事都是自己動手做慣了，大概是爲了這樣所以他的喉嚨永遠沒有閑的時候，他永遠是忽忽忙忙的並且常常要來不及。

其實營長當然並不一定要親自去整列出發的隊伍，可是薩布洛夫把這件事委託給別人，而自己此刻却安安穩穩地，一點事也不做，站在團長旁邊的這種情形使巴伯欽柯發怒了。

他喜歡他底部下在他面前的時候都忙碌奔走着。可是從安詳的薩布洛夫身上他永遠得不到這一點，而今日這是使他發怒的多餘的一次。他回過身去，開始在看整隊的隊伍，薩布洛夫默默地站在旁邊。他知道團長憎嫌他。可是這已經成了一種習慣的感覺，對於它他也不去加以注意了。

他們倆默默無言地站了一會，突然巴伯欽柯仍舊照從前的樣子，並不回過臉來對着薩布洛夫，不過完全用另外一種口氣，稱他做你，聲音

裏含着突如其來的暴怒和無禮。

「不，你看，他們把這些人弄的，惡徒！」

經過他們身旁，一列列的史大林格勒的難民困難地跨過枕木走着，他們是衣衫襤褸，憔悴不堪，包裹着被灰塵弄成灰色的綳帶。

他們倆不由自主地向這一羣人要去的那邊望了一望。那邊有着和這邊低低的草原上所有的同樣的一切，前面也是祇有灰塵，旋捲在小丘上面，好像是遠遠的一團火藥的烟。

『集合的地方在雷巴契依（Рыбачий）。用迅速的行軍進行並且派聯絡兵到我這裏來，』巴伯欽柯又帶着以前陰鬱的面部表情說了，便轉過身向自己的車廂走去。

薩布洛夫走到道路上。各連已經整好了隊。在等待出發之前發出了一個『稍息』的命令。在各個隊伍中輕輕地交談着。薩布洛夫走過第二連時，他又看見了紅鬚的考紐考夫，他在精神抖擻地講着什麼，雲着眼指手劃腳的。薩布洛夫走近了。

『爲什麼我們進攻比往後退好呢？唔？』考紐考夫說。『好的是：你從東往西走，白天熱的時候，太陽照在你背上，到傍晚涼快了，太陽就照在你臉上。一切都是按照時間表。』

『那末子彈也是按照着時間表飛的嗎？』一個人嘲弄地問。

薩布洛夫避開了考紐考夫，向隊伍的排頭走去。

『本營聽我的命令！』

軍隊移動了。薩布洛夫向前跨了一步。在草原之上旋捲的遠遠的灰塵重又使他覺得像烟。而且，或許真的是草原在前面燃燒着。

二

二十天前在望息的八月的一天里赫特司高芬（Рихтсгофен）的飛行聯隊的轟炸機從早便懸在城上。你很難說它們實在有多少架，他們轟炸了多少次，飛去了重又飛來了多少次，不過觀察者計算在一天裏城上共計有兩千架飛機。

城市燃燒着。它燒了一夜，第二天又整整的燒了一天一夜。雖然在

火災的第一天戰事還在離城市六十公里的頓河渡口進行，不過正是從這次火災起纔開始了聲勢浩大的史大林格勒之戰，因為德方和我方——一個在前，一個在後——從這分鐘起都看見了史大林格勒的紅霞，於是交戰雙方的軍事計劃後來都像受磁石吸引到似的被吸引燃燒的城市來。

第三天上火災漸漸沉靜下去的時候，史大林格勒城裏便有着那種特別的難聞的燒跡的氣味，這氣味後來就這樣在整整幾個月的包圍中也沒有離開它。燃燒的鐵、燒焦的樹木和燒透的碼頭的氣息混合成一種麻醉性的，難聞的，侵蝕性的氣味。煤灰和灰很快地沈在地上，不過祇要有一陣微風從伏爾加河上吹來，這黑色的塵埃便立刻重又沿着燒盡的街道旋捲起來，那時又覺得城裏重又是煙霧騰騰的了。

德國人繼續着他的轟炸，於是史大林格勒城中又時而在這裏，時而在那裏爆燃了新的，然而已經不再嚇人的火災。它們普通是比較迅速地結束，因為燒了幾所新的房屋後，火便很快地走到從前已經燒光的街道上，它在這燃滓和灰堆中找不到養料便自熄滅了。

不過城市是那麼大，所以仍舊總有什麼東西在什麼地方燃燒着，過了幾天大家都習慣了這個固定的紅霞，好像習慣了夜景的必需的一部分。

在火災開始的第十個晝夜上德軍是那樣的逼近，以致他們的砲彈和炸彈開始愈來愈頻地，不但在近郊爆炸，並且還在城中心爆炸着。

在第二十一晝夜上使只相信軍事理論的人可能以為再往下保衛這城市是無益的，並且甚至是不可能的那個時刻來了。城北面的德國人已經到了伏爾加河上，城南面的也向着伏爾加而來了。

在早晨七點鐘開始的砲擊到日落時都沒有停止。戰鬥達到一種階段，這時走進司令部的外行會以為一切情形都很好，以為在任何情形之下保衛的人們還有許多力量。看了司令部上面記着軍隊分佈情形的本城地圖後，他會看見這個比較不大的區域在地圖上全部都密密地寫滿了保衛的師團和旅團的號碼：他會聽見用電話和書面發給這些師長和旅長的命令，他會以為祇要準確地執行了這些命令，無疑地一天的成功是可以保險的。為了要確切地了解所發生的事情，這位外行的觀察者應該親自到在地圖上用準確的紅半圓形標出來的那些師團裏去。

照刺刀的數目上看來，許多在兩個月的戰鬥中弄得精疲力竭的退到

頓河後而去的師團此刻已經不成其為整數的師團了。在軍司令部裏，砲兵團，醫療衛生營裏還有相當多的人，但是在狙擊連和狙擊營裏每個戰鬥員都是非常寶貴的。最後的幾天在各參謀部和後方軍隊裏來了一次肅清，提出了一切在那裏不是絕對必需的人。電話生、廚師、化學師和傳令兵都依照團長的命令和必需性變成了步兵。不過軍參謀長雖然在看著地圖，非常明瞭他的許多師團已經不是完整的師團，然而他們據守各地區的範圍仍舊要求他們的肩上担起應該由師團所担的那軍事任務。並且，明知道這副重擔幾乎是力不勝任的，然而從最大到最小的長官仍舊把這副不能勝任的重担放在自己部下的肩上，因為第二個辦法沒有，而作戰仍舊是必需的。

如果戰河有人對軍長說他將要指揮的整個流動後備軍是由幾百個人組成的，他一定會捧腹大笑。然而今天這情形的確如此。裝在卡車上的幾百個自動槍手——便是他在突破的千鈞一髮的一剎所能迅速地從城的一端衝到另一端的全部兵力。

軍參謀部分駐在穆瑪依墩的大大的平坦的小丘上，在離前線大約一公里地方的土窖裏和壕溝裏。德軍停止了進攻——或者是將進攻拖延到天黑，或者竟決定休息到早晨。可是一般地這整個環境和這種寂靜特別令人預視到在早晨將要有一番必然的決定性的襲擊。

「該吃飯了吧，」副官說，他好容易擠進了一所小小的土窖，軍參謀長和軍事蘇維埃委員長坐在那裏的燈光底下研究地圖。他們倆互相瞥視了一下，後來去看地圖，後來重又互相瞥視着。如果不是副官來提醒他們要吃飯了，他們或許會還坐着看地圖看上一個鐘頭，因為祇有他們知道實際上的形勢是多麼危險。雖然應該做好和可能做的一切都已經預先看到了，司令也親自到師團去檢視怎樣執行他的命令，可是如論如何要離開地圖總是困難的——他們如此地希望甚至想用奇蹟在這張劃着綠線的紙上再找出一切新的未會有過的可能來。

「唉，有什麼法子，吃飯就吃吧，」軍事蘇維埃委員瑪特微艾夫（Матвеев）說，「人在性格上樂天的，快樂的，喜歡吃吃的，就是在軍中旁午的情形下，也還要想着吃。」

他們倆走到露天裏。天色開始微微地暗下來。在底下墳墩的右面特

別可以看出在鉛色天空掠過的砲彈。

德國人在準備夜戰，在空中放了最初的白狼煙，這些狼煙像平常一樣，指定着夜來他們的前方界限。

經過穆瑪依墩便是所謂的綠環，這是史大林格勒人從前非常引以為傲的。這綠環用如帶的年青的花園、公園和林蔭路環繞着前此多塵埃而窒息的城市。穆瑪依墩的頂上也種得整整齊齊的，照棋盤的次序分佈着細細的十年的小菩提樹。

瑪特微艾夫引目四顧。這個溫暖的秋晚是如此美妙，四周是如此出人意外的靜謐，由於開始發黃的菩提樹是如此的充滿了夏末的清涼，使他感覺在這樣的夜晚坐在此地唯一的建築物——裏面設着餐室的半毀壞的茅屋裏簡直是可笑的。

「這樣吧，」他對副官說，「你去關照叫把桌子搬到這裏來，我們要在菩提樹下吃飯。」

從廚房裏搬來了一張跛足的桌子放在菩提樹底下，鋪上桌布，又擺了兩張凳子。

「喂，將軍，怎樣，我們坐下吧，」瑪特微艾夫向軍參謀長說，「我和他很久沒有坐在花園裏的菩提樹底下吃飯了，恐怕很快還不能這樣吧。」

他便朝後面看了一看，朝那座被燒燬的城市……

他們從從容容地吃着飯，一面享受夜晚的清涼，一面在撩天。

雖然瑪特微艾夫和軍參謀長心裏都知道有一個問題此刻在不住地激勵他們，不過又用不着去談到它，因為所有的方法都採取了現在已經無人可以催促，祇得坐待而已。

副官端了兩玻璃杯茶來。

「將軍，你可記得，」瑪特微艾夫說，「索考爾尼基^①的迷宮附近的情形——像用修齊的丁香造成的小亭，每個裏面都有小檯小凳。端上茶炊……闖家到那邊去的愈來愈多……」

「可是，那邊有蚊子呀，」沒有那種閑情逸致的將軍說，「不像這裏。」

① 在莫斯科附近之避暑地。

「是呀，這裏沒有茶炊，」瑪特徵也夫說……

「不過這裏也沒有蚊子，」將軍固執地回答道。「可是那裏真有迷宮，曲徑通幽的迷宮——很難走出來。」

瑪特徵艾夫看了看底下綿延在他後面的城市勉強笑道：

「迷宮……」

在下面有無數的街道會合着，分歧着，交錯着，在它們上面在決定許多人類的命運之中將要決定一個大的命運——軍隊的命運。

副官在半暗中迅速地走近了。

「從左岸鮑伯洛夫（Бобров）那裏來的人到了，」他說話的聲音證明他是跑來的，跑得氣喘喘的。

「他們在那裏？」瑪特徵艾夫斷斷續續地問。

「和我在一塊，少校同志！」副官叫喚道。

在他旁邊升起了一個在黑暗中分辨不清的高個子。

「遇見了嗎？」瑪特徵艾夫問。

「是的，」少校回答道，「遇到的，鮑伯洛夫上校命令我報告他已經遇見了馬上就開始渡河。」

「好，」瑪特徵艾夫如釋重負地深深地嘆了口氣說，他推開了凳子站起來。

「司令還沒有回來嗎？」他問副官道。

「沒有。」

「馬上到師團裏去找他在那裏，報告他說鮑伯洛夫已經遇見了！」

三

鮑伯洛夫上校一清早就被派出去迎遇，並且催促那個師團，薩布洛夫便是在裏面指揮一營的。鮑伯洛夫在中午，還沒有到中阿赫吐巴（Средняя Ахтуба），在離伏爾加三十公里的地方遇見了它。第一個和他說話的人恰巧是薩布洛夫，他走在一營的頭上。向薩布洛夫問了師團的號碼並且從他那裏打聽到它的指揮應該還遠遠的在後面，上校便迅速地坐上已經準備開動的汽車。

「上尉同志，」他向薩布洛夫說着，一面用疲倦而安靜的眼睛瞥視了一下他的臉。「我不必向您解釋爲什麼您的一營人到六點鐘應該在渡口。這一點您自己應該明白。」他一個字也不多說，便砰上了車門向車夫點了點頭。

晚上六點鐘鮑伯洛夫回來時遇見薩布洛夫已經在河岸上了。

薩布洛夫在等待渡河的時候將一營人分駐在河岸上，自己在放在水邊的大木頭上坐一會休息，鮑伯洛夫坐近了他，打開了裝着不知從那裏弄來的「北帕爾米拉」^②的漂亮煙盒，請他抽一枝。

他們便抽起煙來，當纖細的，像一個個小環噴出去的煙升上去時，薩布洛夫發出了一個使他不安了好久的問句。

「喂，那邊怎樣？」他朝右岸的方向點點頭。

「難，」上校說。「難……」又第三次低語重覆了一句「難！」好像沒有什麼再可以添到這個包含一切的字上去了。

如果第一個「難」的思想是普通的困難，第二個「難」是很困難，那末用低語說出來的第三個「難」便是異常地困難，難得要命。

薩爾洛夫默默無言地看了看伏爾加的右岸，它在那裏——高聳而險峻的，像所有俄羅斯河流的西岸一樣。薩布洛夫在一次戰爭中不止一次身受到的永遠的不幸——便是俄羅斯河流全部的西岸都是險峻的，所有的東岸都是傾斜的。而所有的城市，正都是在河流的西岸上，基輔（Киев），斯摩倫斯克（Смоленск），德聶泊洛彼得洛夫斯克（Днепропетровск），莫吉廖夫（Могилев），羅斯托夫（Ростов）——任何一個可以記得起的城市。所有的這些城市都難以奪回來了，因爲它們那時候都是在河的對岸。

天漸漸地暗下來，可是德國的轟炸機怎樣在繞圈子，筆直衝下來又飛到城上的情形可以看得清清楚楚，高射砲的爆炸怎樣用像細小的五色彩雲似的濃密的片層掩住了天空。

一座大的穀物倉庫在城的南部燃燒了；甚至從這裏都看得到火燄怎樣高揚在它上面。在它的高高的石煙囪上可以看見有巨大的引力。

② 帕爾米拉係古代敘利亞城市，北帕爾米拉爲彼得堡詩意之名稱，此處爲香煙牌名。

然而有幾千個又饑又渴，即使有麵包皮啃也好的難民在沿着伏爾加對岸的無水草原向愛爾吞去。

可是此刻這一切在薩布洛夫身上產生了一種不是關於戰爭之無益和可怖性的永遠的總結論，而是一種對於德國人的單純而明白的憎恨之感。

夜晚是涼爽的，可是經過炎熱多塵的草原日晒之後，薩布洛夫仍舊是不能頭腦清楚起來，他不住地想要喝水。

他從一個戰鬥員那裏拿了一個兜帽，順着斜坡下到伏爾加上，身體陷在河岸的軟沙裏，達到水邊。他汲了第一次，便糊裏糊塗貪婪地喝了這清涼的水。不過等他心裏已經涼徹了一半，又汲取了第二次舉到嘴邊的時候忽然覺得一個最簡單的，同時也是最尖銳的思想駭住了他：——伏爾加的水！他在喝伏爾加河裏的水，同時他還在打仗。這兩個概念——戰爭和伏爾加——非常明顯地，相互之間是無論如何不會發生關聯的。從孩提時代，學校時代，以及終生伏爾加於他是如此的深切，永遠是俄羅斯的，並且祇是俄羅斯的，連想到異族侵入的思想都不能容許的，但現在他站在伏爾加上喝它河裏的水，而對岸却是德國人的這種情形在他看來實在是奇怪的。

他看了看在那面燃燒的城市突然明白如果把這座城讓給德國人，為整個的俄羅斯和所有的人民都會是奇怪而可怖的，這些人也像薩布洛夫一樣從孩提時代便都習慣了認為伏爾加從開天闢地以來便是俄羅斯的河流，再也不能對它有別種想法。

他懷着這種感覺順着沙坡上來，往鮑伯洛夫仍舊坐着的那個地方來。

鮑伯洛夫對他看了一眼，正像回答他的隱秘的思想似的，若有所思地說：

『是呀，上尉，伏爾加……』他用手向上指着水流加上去說：『我們的小艇就要帶着荷船來了……』他又第三次注意地，用專家的注視看了一下說道：『可以容得下一連人和兩尊砲……』

後面拖着荷船的小輪船在十五分鐘後駛近岸邊。薩布洛夫和鮑伯洛夫走近忽促間釘好的木頭碼頭，在那裏應該有載積的。小輪船的船長用